

新校資治通鑑注

二



宋司馬光撰

宋遺民胡三省注

章鈺校記

新校資治通鑑注

二百九十四卷 序錄一卷

目次一卷附進書表等一卷

後序一卷

通鑑釋文辨誤十二卷

後序一卷

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述略一卷

第二冊 正書卷十八至卷三十七

世界書局

新校資治通鑑注／(宋)司馬光撰；(宋)胡三省注；
章鈺校記
--一版.--臺北市：
世界，2009.05 印刷
冊；公分
ISBN：978-957-06-0323-1 (全套：平裝)
1. 資治通鑑 2. 注釋

610.23

98007715

新校資治通鑑注

第二冊

621-0521

著者／(宋)司馬光

發行人／閻初

發行者／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登記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九三一號

地址／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

電話／(〇二)二三一一三三三四

傳真／(〇二)二三三一七九六三

網址／www.worldbook.com.tw

劃撥帳號／〇〇〇五八四三七 世界書局

出版日期／二〇一〇年六月一版十五刷

定價／台幣一三〇〇元

◎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資治通鑑卷第十八

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
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
後學 天 台 司馬光 奉敕編集
胡三省 音 註

漢紀十起著雍涪灘（戊申），盡柔兆執徐（丙辰），凡九年。

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

元光二年（戊申，前一三三）

1 冬，十月，上行幸雍，祠五畤。雍，於用翻。時，音止。

2 李少君以祠竈卻老方見上，祠竈者，祭竈以致鬼物，化丹砂以爲黃金，以爲飲食器，可以延年。方士之言云爾。少，詩照翻。上尊之。少君者，故深澤侯舍人，高祖功臣有深澤侯趙將夕；景帝三年，孫脩嗣侯；七年，有罪，耐爲司寇。少君當是爲脩舍人。班志，涿郡有南深澤縣。匿其年及其生長，謂其生時及長時所居止處也。長，知兩翻。其游以方徧諸侯，無妻子。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，如淳曰：物，謂鬼物也。更饋遺之，更，工衡翻。遺，于季翻。常餘金錢、衣食。人皆以爲不治生業而饒給，又不知其何所人，愈信，爭事之。治，直之翻。少君善爲巧發奇中。如淳曰：時時發言有所中也。中，竹仲翻。嘗從武安侯飲，

田蚡封武安侯。坐中有九十餘老人，坐，徂臥翻；下同。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；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，識其處，師古曰：識，記也，式志翻。一坐盡驚。少君言上曰：「祠竈則致物，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，壽可益，蓬萊仙者可見；見之，以封禪則不死，黃帝是也。臣嘗游海上，見安期生，列仙傳：安期生，琅琊人，賣藥東海邊，時人皆言千歲。食臣棗，大如瓜。食，祥吏翻。安期生仙者，通蓬萊中，合則見人，不合則隱。」於是天子始親祠竈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，而事化丹沙諸藥，齊爲黃金矣。藥之分齊。齊，才計翻。居久之，李少君病死，天子以爲化去，不死；而海上燕、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。更，工衡翻。

亳人謬忌奏祠太一。

如淳曰：亳，亦薄也。晉灼曰：亳縣屬濟陰郡。予據班志，亳屬山陽郡；「亳」作「薄」。

謬，姓也，音靡幼翻，與繆同；戰國時，趙有宦者令繆賢。太一者，天之尊神。天文志：中宮天極星，其一明者，太一常居

也。淮南子：太微者，太一之庭；紫宮者，太一之居。索隱曰：樂汁徵圖云：天宮，紫微；北極，天一、太一。宋均云：

天一、太一，北極神之別名。春秋佐助期云：紫宮，天皇耀魄寶之所理也。石氏云：天一、太一各一星，在紫宮門外立，

承事天皇大帝。方曰：「天神貴者太一，太一佐曰五帝。」五帝，謂東方青帝靈威仰，南方赤帝赤熛怒，西方

白帝白招矩，北方黑帝叶光紀，中央黃帝含樞紐也。一說：蒼帝名靈符，赤帝名文祖，白帝名顯記，黑帝名玄矩，黃帝名

神斗。於是天子立其祠長安東南郊。

鴈門馬邑豪轟壹，馬邑縣屬鴈門郡。豪，謂以貲財、武力雄於鄉曲者。轟，姓也。姓譜曰：楚大夫食采於

誦，因以爲氏。壹，其名。聿，尼輒翻。因大行王恢言：「匈奴初和親，親信，邊可誘以利致之，伏兵襲擊，必破之道也。」上召問公卿。王恢曰：「臣聞全代之時，戰國之初，代自爲一國，故曰全代；其後爲趙襄子所滅，代始屬趙。服虔曰：代未分之時也。李奇曰：六國之時，代爲一國，尙能以擊匈奴；況今加以漢之大乎！北有強胡之敵，內連中國之兵，然尙得養老、長幼，長，知兩翻。種樹以時，倉廩常實，匈奴不輕侵也。今以陛下之威，海內爲一；然匈奴侵盜不已者，無他，以不恐之故耳。言不示以威，故匈奴不知懼也。臣竊以爲擊之便。」韓安國曰：「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，事見十一卷高祖七年。七日不食；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。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，師古曰：言當隨天下人心而寬大其度量也。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公，故遣劉敬結和親，至今爲五世利。臣竊以爲勿擊便。」恢曰：「不然。高帝身被堅執銳，行幾十年，被，皮義翻。幾，居衣翻。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，非力不能，所以休天下之心也。今邊境數驚，數，所角翻。士卒傷死，中國樵車相望，應劭曰：樵，小棺也，今謂之積。金布令曰：不幸死，所爲積傳歸所居縣。師古曰：從軍死者，以樵送致其喪；載樵之車相望於道，言其多也。樵，音衛。此仁人之所隱也。隱，惻也；張晏曰：痛也。故曰擊之便。」安國曰：「不然。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，正治以待其亂，定舍以待其勞；故接兵覆衆，伐國墮城，師古曰：覆，敗也；墮，毀也；言兵與敵接則敗其衆，所伐之國則墮其城也。墮，讀曰墮。常坐而役敵國，此聖人之兵也。今將卷甲輕舉，卷，讀曰捲。深入長毆，難以爲功；毆，與驅同。從行則迫脅，衡行則中絕，從，子容翻。

衡，讀曰橫。疾則糧乏，徐則後利，師古曰：後利，謂不及於利。後，戶遘翻。不至千里，人馬乏食。兵法曰：「遣人，獲也。」言以軍遺敵人，令其禽獲也。遺，于季翻。臣故曰勿擊便。恢曰：「不然。臣今言擊之者，固非發而深入也；將順因單于之欲，誘而致之邊，誘，音酉。吾選梟騎，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，梟，古堯翻。騎，奇寄翻。審遮險阻以爲其戒。吾勢已定，或營其左，或營其右，或當其前，或絕其後，單于可禽，百全必取。」上從恢議。考異曰：史記韓長孺傳，元光元年，聶壹畫馬邑事；而漢書武紀在二年。蓋元年壹始言之，二年議乃決也。

夏，六月，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，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，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，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，司馬彪曰：輕車，古之戰車。李奇曰：將屯，主監諸屯。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，將車騎、材官二十餘萬，匿馬邑旁谷中，約單于入馬邑縱兵。陰使聶壹爲間，間，古覓翻。亡入匈奴，謂單于曰：「吾能斬馬邑令、丞，以城降，縣有令，有丞，長吏也。財物可盡得。」單于愛信，以爲然而許之。聶壹乃詐斬死罪囚，縣其頭馬邑城下，縣，古懸字通。示單于使者爲信，曰：「馬邑長吏已死，長，知兩翻。可急來！」於是單于穿塞，將十萬騎入武州塞。班志，武州縣屬鴈門郡。崔浩曰：今平城首西百里有武州城是也。杜佑曰：武州塞在朔州善陽縣界。未至馬邑百餘里，見畜布野畜，許救翻。而無人牧者，怪之。乃攻亭，得鴈門尉史，欲殺之；師古曰：漢律：近塞皆置尉，百里一人，士史、尉史各二人。時鴈門尉史行徵見寇，因保此亭。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。單于大驚曰：「吾固

疑之。」乃引兵還，出曰：「吾得尉史，天也！」以尉史爲天王。塞下傳言單于已去，漢兵追至塞，度弗及，乃皆罷兵。度，徒洛翻。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，重，直用翻。聞單于還，兵多，亦不敢出。

上怒恢。恢曰：「始，約爲入馬邑城，兵與單于接，而臣擊其輜重，可得利。今單于不至而還，臣以三萬人衆不敵，祇取辱。固知還而斬，然完陛下士三萬人。」於是下恢廷尉，下還嫁翻。廷尉當：「恢逗撓，當斬。」應劭曰：逗，曲行避敵也。撓，顧望也。如淳曰：軍行而逗留，畏懦者，要斬。

師古曰：應說非也。逗，留止也。撓，謂屈弱也。逗，音豆，又音住。撓，奴教翻。恢行千金丞相蚡，蚡不敢言

上，而言於太后曰：「王恢首爲馬邑事，今不成而誅恢，是爲匈奴報仇也。」蚡，房吻翻。是爲，于

僞翻。上朝太后，朝，直遙翻。太后以蚡言告上。上曰：「首爲馬邑事者恢，故發天下兵數十萬，

從其言爲此。且縱單于不可得，恢所部擊其輜重，猶頗可得，以尉士大夫心。尉，與慰同。今不

誅恢，無以謝天下。」於是恢聞，乃自殺。自是之後，匈奴絕和親，攻當路塞，師古曰：塞之當行

道處者。往往入盜於漢邊，不可勝數；然尙貪樂關市，匈奴與漢人於邊爲互市，如今之回易場也。勝，音

升。樂，音洛。嗜漢財物；漢亦關市不絕以中其意。中，竹仲翻。

三年（己酉，前一三二）

1 春，河水徙，從頓丘東南流。師古曰：頓丘，丘名，因以爲縣；本衛地也。地理志，屬東郡；今則在魏州界。

考異曰：漢書武紀云：「東南流入勃海。」按頓丘屬東郡，勃海乃在頓丘東。此恐誤，今不取。夏，五月，丙子，復決

濮陽瓠子，濮陽縣屬東郡。服虔曰：瓠子，隄名，在東郡。蘇林曰：甄城以南，濮陽以北為瓠子河，廣百步，深五丈。

水經：瓠子河出濮陽縣北十里，即瓠河口。復，扶又翻。瓠，戶故翻。考異曰：史記河渠書：「元光中，河決瓠子，東注鉅

野。」服虔註漢書武紀曰：「瓠子，隄名，在東郡白馬。」蘇林曰：「在甄城以南，濮陽以北。」將相名臣表曰：「五月，丙子，河

決瓠子。」然則瓠子即濮陽縣境隄名也。注鉅野，班志，鉅野縣屬山陽郡；大野澤在其北。師古曰：即今鄆州鉅野縣。

通淮、泗，決河之水，由鉅野而通泗水，由泗水而通淮也。汎郡十六。汎，敷劍翻。天子使汲黯、鄭當時發

卒十萬塞之，輒復壞。塞，悉則翻。復，扶又翻；下同。是時，田蚡奉邑餼，奉，扶用翻。餼，音輸。鄆

縣屬清河郡。鄆居河北，河決而南，則鄆無水災，邑收多。蚡言於上曰：「江、河之決皆天事，未

易以人力強塞，易，以豉翻。強，其兩翻。塞之未必應天。」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。於是天子

久之不復事塞也。

初，孝景時，魏其侯竇嬰為大將軍，武安侯田蚡乃為諸郎，諸郎，諸曹郎也。侍酒跪起如子

姪，已而蚡日益貴幸，為丞相。魏其失勢，賓客益衰，師古曰：言素為嬰之賓客者，漸以衰退，不復往

也。獨故燕相穎陰灌夫不去。燕王定國，王澤之孫也；夫自太僕出相之。班志，潁陰縣屬潁川郡。相，息亮

翻。嬰乃厚遇夫，相為引重，張晏曰：相薦達為聲勢也。師古曰：相牽引以致於尊重也。為，于僞翻。其游如

父子然。夫為人剛直，使酒，諸有勢在己之右者必陵之；數因酒忤丞相。數，所角翻。忤，五故翻。

丞相乃奏案：「灌夫家屬橫潁川，民苦之。」夫宗族，賓客爲權利，橫於潁川；小兒歌之曰：「潁水清，灌氏寧，

潁水濁，灌氏族。」橫，戶孟翻。收繫夫及支屬，皆得棄市罪。刑人於市，與衆棄之，故殺之於市者謂之棄市。景帝

中元年，改磔曰棄市。應劭曰：先諸死刑皆磔於市，今改曰棄市，自非妖逆，不復磔也。師古曰：磔，謂張其尸也。棄市，

殺之於市也。魏其上書論救灌夫，上令與武安東朝廷辨之。東朝，謂太后居長樂宮，在未央宮之東也；

令於長樂宮見太后，廷辨其是非也。朝，直遙翻；下同。魏其、武安因互相詆訐。訐，居謁翻。上問朝臣：

「兩人孰是？」唯汲黯是魏其，韓安國兩以爲是；鄭當時是魏其，後不敢堅。上怒當時曰：

「吾并斬若屬矣！」若屬，猶言汝輩也。卽罷。起，入，上食太后，上時掌翻。太后怒不食，曰：「今

我在也，而人皆藉吾弟；晉灼曰：藉，蹈也。藉，慈夜翻。令我百歲後，皆魚肉之乎！」師古曰：以比

魚肉而食啖也。上不得已，遂族灌夫；使有司案治魏其，得棄市罪。

四年（庚戌，前一三二）

冬，十二月晦，論殺魏其於渭城。漢法，以冬月行重刑，遇春則赦若贖，故以十二月晦論殺魏其侯。此

武安侯蚡之意也。渭城縣屬扶風，秦之咸陽也。考異曰：班固漢武故事曰：「上召大臣議之。羣臣多是寶嬰，上亦不復窮

問，兩罷之。田蚡大恨，欲自殺；先與太后訣，兄弟共號哭訴太后，太后亦哭，弗食。上不得已，遂乃殺嬰。」按漢武故

事，語多誕妄，非班固書；蓋後人爲之，託固名耳。春，三月，乙卯，武安侯蚡亦薨。考異曰：武安侯傳云：「元

光四年春，丞相按灌夫事；其夏，取夫人。五年十月，論灌夫及家屬。十二月，晦，魏其棄市。」徐廣引武帝本紀、侯表，以

爲蚡薨在嬰死後分明，四年當是三年，五年當是四年。今從之。廣又疑十二月爲二月；按漢制，常以立春下寬大詔書，蚡恐魏其得釋，故以十二月晦殺之，何必改爲二月也！及淮南王安敗，見後十九卷元狩元年。上聞蚡受安金，有不順語，見上卷建元二年。曰：「使武安侯在者，族矣！」

2 夏，四月，隕霜殺草。

3 御史大夫安國行丞相事，引，墮車，蹇。如淳曰：爲天子導引而墮車蹇跛也。余據漢制，大駕則公卿奉引，安國蓋因奉引而墮車也。墮，杜火翻。五月，丁巳，以平棘侯薛澤爲丞相；薛澤，高祖功臣廣平侯薛歐之孫。廣平，侯國，景帝中二年罪絕；中五年，復封澤平棘侯。班志：平棘縣屬常山郡。安國病免。

4 地震；赦天下。

5 九月，以中尉張歐爲御史大夫。韓安國疾愈，復爲中尉。

6 河間王德，脩學好古，實事求是，德，景帝子，帝之兄也；景帝前二年受封。師古曰：實事求是，務得其實，每求真是也。好，呼到翻；下同。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，得書多與漢朝等。朝，直遙翻；下同。是時，淮南王安亦好書，所招致率多浮辯；獻王所得書，皆古文先秦舊書，師古曰：先秦，猶言秦先，謂未焚書之前。余據獻王傳，舊書，即謂周官、尚書、禮記、孟子、老子之書也。采禮樂古事，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，被服、造次。師古曰：被服，言常居處其中也。造次，謂所向必行也。余謂被服者，言以儒術衣被其身也。被，皮義翻。造，千到翻。必於儒者，山東諸儒多從之遊。

五年（辛亥，前一三〇）

冬，十月，河間王來朝，獻雅樂，對三雍宮。應劭曰：辟雍、明堂、靈臺也。雍，和也；言天地、君臣、人民皆和也。余謂對三雍宮者，對三雍之制度，非召對於三雍宮。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；其對，推道術而言，得事之中，文約指明。師古曰：中，竹仲翻。約，少也。指，謂義之所趨，若人以手指物也。天子下太樂官常存肄河間王所獻雅聲，班表：太樂官屬大常。肆，以至翻，習也。下，遐嫁翻。歲時以備數，然不常御也。春，正月，河間王薨，中尉常麗以聞，姓譜：常姓，黃帝相常先之後。曰：「王身端行治，師古曰：端，直也。治，理也。行，下孟翻。溫仁恭儉，篤敬愛下，明知深察，惠于鰥寡。」大行令奏：「諡法：『聰明睿知曰獻』，諡曰獻王。」知，讀曰智。

班固贊曰：昔魯哀公有言：「寡人生於深宮之中，長於婦人之手，未嘗知憂，未嘗知懼。」師古曰：哀公與孔子言也，事見孫卿子。長，知兩翻。信哉斯言也，雖欲不危亡，不可得已！

師古曰：已，語終辭。是故古人以宴安爲鳩毒，師古曰：左氏傳：管敬仲曰：「宴安鳩毒，不可懷也。」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。漢興，至於孝平，諸侯王以百數，率多驕淫失道。何則？沈溺放恣之中，沈，持林翻。居勢使然也。自凡人猶繫于習俗，而況哀公之倫乎！「夫唯大雅，卓爾不羣」，河間獻王近之矣。近，其靳翻。

初，王恢之討東越也，見上卷建元六年。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越。南越食蒙以蜀枸醬，班

志，番陽縣屬豫章郡。番，蒲何翻。風，讀曰諷。劉德曰：枸樹如桑，其椹長二三寸，味酢；取其實以爲醬，美。師古

曰：枸者，緣木而生，非樹也。子形如桑椹，又不長，一二寸，味尤辛，不酢。劉說非也。裴駟曰：按漢書音義：枸木似

穀樹，其葉似桑葉，用其葉作醬酢，美，蜀人以此爲珍味。廣志曰：枸，黑色，味辛，下氣，消穀。晉灼曰：枸，音矩。索隱從徐

廣音求羽翻。唐本草註曰：蒟，蔓生，葉似王瓜而厚大，味辛香，實似桑椹，皮黑，肉白。劉淵林曰：蒟醬，緣木而生，其

子如桑椹，熟時正青，長二三寸，以蜜藏而食，辛香，調五藏。李心傳曰：蒟醬，廣、蜀皆有之，實草類也。蜀中者，緣木而

生，如桑椹，熟時正青，長二三寸，以蜜藏而食之。廣中者，蔓生，葉似王瓜而厚大，味辛香，實似桑椹，皮黑，肉白，其苗如

浮留藤，取葉合檳榔食之。西戎亦時時持來，細而辛烈。唐蒙所見，謂來自牂柯，則廣生，殆蜀本也。蒟醬之味，全類葷

撥，而葷撥辛烈尤甚。世人唯用葷撥，不用蒟醬，故鮮有知者。蒙問所從來。曰：「道西北牂柯江。牂柯

江廣數里，出番禺城下。」南越志曰：番禺之西有江浦焉。師古曰：牂柯，繫船杙。華陽國志云：楚遣莊蹻伐夜

郎，軍至且蘭，椽船於岸而步戰。既滅夜郎，以且蘭有椽船牂柯處，乃改爲牂柯。又後漢志註：牂柯，江中名山。或曰，

牂柯江東通四會，至番禺入海。水經：牂柯水東至鬱林廣鬱縣爲鬱水，南流入交趾界。劉昫曰：唐邕州治宣化縣，漢

鬱林郡之領方縣地也；驩水在縣北，本牂柯河，俗呼爲鬱狀江，卽駱越水也。蓋廣鬱縣，漢亦屬鬱林郡。水經所謂交趾

界者，漢交趾州界也。牂，音臧。柯，音歌。班志，番禺縣屬南海郡，時爲南越王都。廣，古曠翻。番，音潘。禺，音愚。

蒙歸至長安，問蜀賈人。賈人曰：「獨蜀出枸醬，多持竊出市夜郎。」華陽國志：夜郎王，竹王三郎

之後，武帝開爲縣，屬牂柯郡。史記正義曰：今瀘州南大江南岸協州、曲州，本夜郎國。賈，音古。夜郎者，臨牂柯

江，江廣百餘步，足以行船。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，西至桐師，桐師亦西南夷種，其地在夜郎之西，葉榆之西南。然亦不能臣使也。」蒙乃上書說上曰：「乃上，時掌翻。說，式芮翻。」南越王黃屋左纛，地東西萬餘里，名爲外臣，實一州主也。今以長沙、豫章往，水道多，絕難行。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，浮船牂柯江，出其不意，此制越一奇也。誠以漢之強，巴、蜀之饒，通夜郎道爲置吏，甚易。」爲，于僞翻；下同。易，以豉翻。上許之。

乃拜蒙爲中郎將，將千人，食重萬餘人，師古曰：食糧及衣重也。重，直用翻。從巴、蜀徃關入，

李文字曰：徃關在沈黎郡；又云：在犍爲郡界。宋白曰：眉州青神縣臨青衣江。郡國志：漢武帝使唐蒙開西南夷路始此。眉州，漢犍爲郡地。徃，才各翻。遂見夜郎侯多同。多同，夜郎侯之名也。蒙厚賜，喻以威德，約爲置

吏，使其子爲令。自此以下，爲，如字。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，以爲漢道險，終不能有也，乃且聽

蒙約。還報，上以爲犍爲郡，李文字曰：犍爲郡治犍，元光五年，又治南廣。水經註曰：犍水出符縣南不狼

山，縣有犍山。後漢志：犍水過牂柯郡入延江水。水經註：沅水出且蘭，東至鎮城爲沅水。寰宇記：唐播州、夷州、費

州、莊州即秦且蘭、夜郎之西北隅，今珍州亦其地。又西，高州有夜郎縣，牂州建安縣有古夜郎城，西近施、黔，東近辰、沅，

皆其境也。犍，居言翻。章懷太子賢曰：犍爲故城，在今眉州隆山縣西北。發巴、蜀卒治道，自犍道指牂柯江，

班志，犍道屬犍爲郡。宋白曰：古犍國；縣有蠻夷曰道，故爲犍道，今戎州治所。康曰：犍國在馬湖江，唐蒙鑿石開道

以通之。治，直之翻。犍，蒲北翻。作者數萬人，士卒多物故，有逃亡者；用軍興法誅其渠率，鄭玄

曰：縣官徵聚曰興，今云軍興是也。率，所類翻。

巴、蜀民大驚恐。上聞之，使司馬相如責唐蒙等，因

諭告巴、蜀民以非上意；相如還報。

是時，邛、笮之君長華陽國志：雅州邛崃山，本名邛笮山，故邛人、笮人界。章昭曰：笮縣在越巂。文穎曰：

邛者，今爲邛都縣；笮者，今爲定笮縣。史記正義曰：邛都西有邛夔山，在雅州榮經縣界，山巖峭峻，曲回九折，乃至上

下有疑冰，卽王尊叱馭處。康曰：邛都夷，其地陷爲汙澤，因名邛池，南人呼爲邛河。師古曰：邛都，今之邛州本其地。

邛，渠谷翻。笮，才各翻。聞南夷與漢通，得賞賜多，多欲願爲內臣妾，請吏比南夷。天子問相如，

相如曰：「邛、笮、冉駹者近蜀，道亦易通；師古曰：今開州、夔州等首領多姓冉者，本皆冉種也。後漢書：

冉駹，其山有六夷、七羌、九蠻，各有部落。括地志：蜀西徼外羌，茂州、冉州本冉駹國。康曰：其人依山居土，累石爲室

至十餘丈。駹，音庖。易，以鼓翻。秦時嘗通，爲郡縣，至漢興而罷。今誠復通，爲置郡縣，愈於南

夷。」張揖曰：愈，差也；又云：愈，猶勝也。晉灼曰：南夷，謂牂柯、犍爲、西夷，謂越巂、益州也。爲置之爲，于僞翻。

天子以爲然，乃拜相如爲中郎將，建節往使，及副使王然于等乘傳，因巴、蜀吏幣物以賂西

夷；邛、笮、冉駹、斯榆之君康曰：本葉榆澤，其君長因以立號，後隨畜移於徙。師古曰：徙，音斯，故又號爲徙

榆。使，疏吏翻。傳，張戀翻。皆請爲內臣。除邊關，關益斥，西至沫、若水，斥，開廣也。張揖曰：沫水

出蜀廣平徼外，與青衣水合。若水出鹿牛徼外，至犍道入江。華陽國志：漢嘉縣有沫水。李文子曰：若水南至大，作入

繩水。師古曰：沫，音妹。南至牂柯爲徼，通零關道，班志，零關屬越巂郡。張揖曰：鑿靈山爲道。寰宇記：鑿

驪山在雍州廬山縣北二十里，靈關鎮在廬山縣北八十二里。零、靈通用。徵，吉弔翻。橋孫水張揖曰：孫水出襄登

縣，南至會無，入若水。康曰：一名白沙江。李文子曰：孫水，本名長河水。以通邛都，爲置一都尉、十餘縣，

屬蜀。爲，于僞翻。天子大說。說，讀曰悅。

3 詔發卒萬人治鴈門阻險。師古曰：阻險，所以爲固，用止匈奴之寇。賈父曰：治險阻者，通道令平易，以

便伐匈奴。治，直之翻。

4 秋，七月，大風拔木。

5 女巫楚服等教陳皇后祠祭厭勝，挾婦人媚道；事覺，厭，一涉翻。賈公彥曰：按漢書：婦人蠱惑

媚道，更相祝詛，作木偶人埋之於地。漢法又有官禁敢行媚道者。上使御史張湯窮治之。湯深竟黨與，相

連及誅者三百餘人，楚服梟首於市。梟，堅堯翻。乙巳，賜皇后冊，收其璽綬，罷退，居長門宮。

長門宮，如淳曰：長門在長安城東南。東方朔傳：寶太主獻長門園，上以爲宮。寶太主慙懼，稽顙謝上。寶太

主，陳皇后母也。稽，音啓。上曰：「皇后所爲不軌於大義，不得不廢。主當信道以自慰，勿受妄

言以生嫌懼。后雖廢，供奉如法，長門無異上宮也。」

6 初，上嘗置酒寶太主家，主見所幸賣珠兒董偃，上賜之衣冠，尊而不名，稱爲「主人翁」，

使之侍飲；由是董君貴寵，天下莫不聞。考異曰：漢武故事曰：「陳皇后廢處長門宮，寶太主以宿恩猶自

親近。後置酒主家，主見所幸董偃。」按東方朔傳：「爰叔爲偃畫計，令主獻長門園，更名曰長門宮，則偃見上在陳后廢前

明矣。常從游戲北宮，馳逐平樂觀，平樂觀在未央宮北，周回十五里；高祖時，制度草創。至帝增修之。三輔

黃圖曰：上林苑中有平樂觀。樂，音洛。觀，古玩翻。雞、鞠之會，鬪雞及蹴鞠也。鞠，毬也，以皮爲之。鞠，音居六

翻。角狗、馬之足，師古曰：角，猶校也。上大歡樂之。上爲寶太主置酒宣室，蘇林曰：宣室，未央前

殿正室也。如淳曰：宣室，布政教之室也。樂，音洛。爲，于僞翻。使謁者引內董君。是時，中郎東方朔陛

戟殿下，師古曰：持戟立列陛側也。辟戟而前曰：辟，頻亦翻。「董偃有斬罪三，安得入乎！」上曰：

「何謂也？」朔曰：「偃以人臣私侍公主，其罪一也。敗男女之化，而亂婚姻之禮，傷王制，

其罪二也。敗，補邁翻。陛下富於春秋，方積思於六經；偃不遵經勸學，反以靡麗爲右，師古

曰：右，尊之也。思，相吏翻。奢侈爲務，盡狗馬之樂，極耳目之欲，是乃國家之大賊，人主之大賊，

師古曰：賊，魅也，音或。說者以爲短狐，非也；短狐，射工耳，於此不當其義；今俗猶云魅賊也。賈父曰：劉向說春秋，

賊，南方淫氣所生，以應哀姜。然則朔正用指偃耳，何必遷就魅賊也。余按洪範五行傳曰：賊如驚，三足，生於南越。南

越婦人多淫，故其地多賊，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。陸璣草木疏曰：一名射影，江、淮水皆有之。人在岸上，影見水中，投

水影則殺之，故曰射影。南人將入水，先以瓦石投水中，令水濁，然後入。或曰，含沙射人皮肌，其瘡如疥。陸佃埤雅

曰：賊，一名射工，有長角橫在口前如弩，檐臨其角，端曲如上弩，以氣爲矢，因水勢以射人，故俗呼爲水弩。其罪二

也。「上默然不應，良久曰：『吾業已設，飲後而自改。』」朔曰：「章乙十一行本『不可』二

字；孔本同；退齋校同。」夫宣室者，先帝之正處也，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。故淫亂之漸，其變爲